

唐宋词名句考论

许兴宝 著



NLIC2970817736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唐宋词名句考论

许兴宝 著



NLIC2970817736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宋词名句考论 / 许兴宝著. —银川:宁夏人民

出版社, 2011. 8

ISBN 978-7-227-04809-1

I. ①唐… II. ①许… III. ①词(文学)—文学研究
—中国—唐代②宋词—文学研究 IV. ①I207.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83534 号

唐宋词名句考论

许兴宝 著

责任编辑 马明德 陈 浪

封面设计 翼 飞

责任印制 李宗妮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出版发行
宁夏人民出版社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 (750001)

网 址 <http://www.yrpubm.com>

网上书店 <http://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renminshe@yrpubm.com

邮购电话 0951-504461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精捷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80mm×1230mm 1/32 印张 11 字数 270 千

印刷委托书号 (宁)0009542 印数 1000 册

版次 2011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 201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227-04809-1/I·1246

定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言

当我还是生活在毛乌素沙地的一个混沌未开的小孩时，目不识丁的父亲就给我传达了从外面识字人嘴里得到的消息，满怀喜悦地告诉我，要读书必须具备背诵的功夫。父亲虽然自己根本就没有背过任何东西，但从他的话语里，幼小的我能够感到其中的真挚与盼望。在我的家乡，虽然听说过有神甫之类的人，但谈不上有藏书，何况那些人也是看人行事的。不久连我那不识一个字的父亲也去世了。爹者，天也，我成了没有天的孤儿。在不离不弃的母爱呵护之下，我走上了背诵唐宋词的人生道路。天地大德不会抛弃任何一个人，在母爱的阳光沐浴中，一切都是那么温馨。从大学本科一直到博士后，再从助教到教授，都有如同天地般的母爱在起作用。大量的背诵为研究唐宋词打开了感性之门，时至今日，唐宋词文本本位研究专著，我已出版八部。在长期的研习中，我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越是名作或名句，越有被误读的可能，或许这就是“一语天然万古新”之“名”才能产生的审美力量。名句言在此而意在彼的韵致，是使读者发生误读的根本原因，也是获得知名度的秘诀。显然，品味出名作名句中的真实含义不是一件易事。简单下结论不能服人，这就需要周详的考论。考论又是复杂的，需要随物赋形，依照存在的真实选择，确

定范围,使结论出现在三重甚至多重证据面前。考论的复杂性还表现在,论者要有广博的知识面,宏观审视的高度判断能力,微观举证的“不放过”精神。考论李清照“多少事、欲说还休”一句,必须知悉词的编年是构成误读的主要缘由。诸多人望词生义,认为是词人年轻时所作,所以将词句意思与李清照思念丈夫的“那些事”联系在一起。考论得知,此词作于赵明诚独赴建康面见皇帝的那一段日子,此年李清照已四十九岁,其间是国事、家事及父亲平反等“多少事”纠集于心的时候,丈夫丝毫不听劝告,此时词人“意甚恶(即心情最为不好)”。李清照的这种状况在其《金石录后序》中有大致说明。这种状况与词人年轻时与丈夫短暂离别带来的内心遗憾,显然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赵明诚去世后,李清照彻底绝望了,没有了“欲说多少事”的对象。因此,词作年代也不会太晚。创作年代确定后,“多少事”的内涵自然就明白了,“欲说还休”的无奈情绪也就不难理解了。本书选择的其余名句考论,无不体现着与李清照词句考论的同样品质。限于篇幅,此处不一一例说。有三句考论属于另类,即“中兴事业,枉被奸臣误”,“拥精兵十万,横行沙漠,奉迎天表”与“又怎知,人在小红楼,帘影间”。“中兴事业,枉被奸臣误”考论的是封建制度使“中兴事业”不能如愿,而非“奸臣”所致,意在校正传统上以忠奸论成败的错误观念,客观地展示了抗战词人群体内部依然存在历史偏见的真实情况。“拥精兵十万,横行沙漠,奉迎天表”考论李纲发如此宏愿的不可信度,帮助人们认识彼时形势的复杂性,顺便可以看出李纲为相的自身缺陷。经过考论,可以再现当时的历史真实面貌,为正确理解词作提供启示。“又怎知,人在小红楼,帘影间”考出仙姥的原型是梁红玉,认为姜夔作意是为唤起时人对抗

战的记忆,是对主张议和的婉转批评,具有爱国主义精神,为词增添了“醇雅”韵致。上述三句不是考论误读,但也有暗示不可误读的意味。

考论误读名句具有高度的风险。误读包含着权威的误读,要想使名句误读回到正轨,愚钝的学术眼光显然难以见效。需要学术挑战勇气作为前导,需要大量占有资料。书中的二十一句名句考论,从唐至宋,几乎关注到了所有著名词人,苏辛周姜,温李(清照)晏柳,多种流派,各有所及,体现了对唐宋词史全程探测的宏观学术把握。发现每一个需要考论的对象,必须建立在认真解读词人全部作品的基础之上,而对相关研究的学术背景的掌握显得尤为重要。得到了小心求证的正确设想才具有科学品位,这个前提无疑成了本书追求的终极目标。考论事实证明,要想确解唐宋词的每一句,难以一蹴而就。过分自信或草率地下结论是学术研究的大忌,漠视事实的存在,一味望文生义,以讹传讹,代代传抄,在当下践行科学发展观的大环境中,该是终止的时候了。要走出思维定势的老套,充分识破词句意象构造的密钥,揭开词人创作词句的本有意义。“诗无达诂”与著名词句的被误读不是同一概念。踏入知人论世的学术河流,就可以发现,“把酒凄然北望”,“愿春暂留,春归如过翼,一去无迹”,“百年强半,来日苦无多”,“锦瑟华年谁与度”,“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等名句里隐含的深刻意义,绝不是一眼可以望穿的。只有“暗中搜索”并充分到位,方可发现柳暗花明中的别有天地。词作者的“狡狴”,未必处处清水芙蓉般地显露心迹,多用“境生象外”手法,创造出水帘之

内别有洞天的新境,给人留下貌似迷幻之感。当识破其中洞天并非高深莫测时,上绝顶一览众山之小的时刻也就成了可以盼望的时候。能够立足于现有资料,通过内证与旁证,挖掘出沉埋多年的老旧问题,并得以彻底理清,了结多年存在于学术界争论不休的疑案,可谓用较低的成本,换回较为丰厚的回报。显然,问题存在的广泛性,具体名句涵盖内容的非一律特征,又将“现有材料”的辐射面扩大到了文献典籍的方方面面。二十一个没有必然联系的子题汇合成一个母题,决定了考论手法多元的必然性、参考文献的广泛全面性。这样就促成了本书内涵丰富与涉猎范围广阔,杂多与整一相结合的品质。

考论唐宋词名句与考古面临的对象有所不同,但在质性上具有哲理的趋一性。考论主要面对书籍文献,但也不排除以山川大地作为材料证据。考古的进入门径与名句考论正好形成逆向,从山川大地中发现沉埋对象,再用广泛的旁证材料作为解惑释疑的证据。唐宋词名句考论的对象具有“名”的特征,在世人面前出现多时,是被误读了的对象,系人为因素造成。考古在“暗”处发现研究对象,于无字书中得到有价值的启示,是大自然为人类保护的文化遗产,人为因素不占绝对优势。在两种不同研究对象的对比中,能够看出唐宋词名句考论的必要性。发现误读并不容易,纠正误读也非易事。没有对词史研究宏观把握的深厚功底以及微观考证的强劲,大胆设想与小心求证难以有机结合,祈求获得成果只是镜花水月。程千帆先生倡导的理论与文献相结合之双刃剑学术功底无疑对考论一题具有无比终极的指导意义。“踏破铁鞋”与“众里寻他千百度”是相同道理的不同表述,有了如左功夫,就会突然发现所要寻觅的结果。渐修是顿悟的前提,久久

入定与生慧是必然的因果关系。由感悟上升到最终理性判断是考论出结果的过程。过程的推进是理性的高度逻辑化,在大量材料和谐的重组中,提炼出立场鲜明的理论话语,做到多头证据并进服人,而非以气势压人。

目 录

序 言 / 001

第一章 温庭筠、冯延巳词名句考论 / 001

第一节 “小山重叠金明灭”考论 / 001

第二节 “谁道闲情抛掷久？每到春来，惆怅还依旧”考论 / 014

第二章 苏轼词名句考论 / 030

第一节 “把酒凄然北望”考论 / 030

第二节 “百年强半，来日苦无多”考论 / 039

第三节 “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考论 / 053

第三章 李清照词名句考论 / 066

第一节 “人比黄花瘦”考论 / 066

第二节 “多少事、欲说还休”考论 / 077

第四章 晏殊、柳永、晏几道、贺铸、秦观、周邦彦词名句考论 / 093

第一节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考论 / 093

第二节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考论 / 108

- 第三节 “歌尽桃花扇底风”考论 / 125
- 第四节 “锦瑟华年谁与度”考论 / 139
- 第五节 “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考论 / 154
- 第六节 “愿春暂留,春归如过翼,一去无迹”考论 / 163

第五章 辛弃疾词名句考论 / 181

- 第一节 “若道都齐无恙,云何渐渐如钩”考论 / 181
- 第二节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考论 / 200

第六章 李纲、姜夔、刘仙伦、王沂孙、史达祖、张炎词名句考论 / 211

- 第一节 “拥精兵十万,横行沙漠,奉迎天表”考论 / 211
- 第二节 “又怎知、人在小红楼,帘影间”考论 / 227
- 第三节 “中兴事业,枉被奸臣误”考论 / 243
- 第四节 “叹慢磨玉斧,难补金镜”考论 / 260
- 第五节 “应自栖香正稳,便忘了、天涯芳信”考论 / 275
- 第六节 “投闲倦呼俦侣,竟棹入芦花,俗客难寻”考论 / 292

参考文献 / 316

后记 / 337

第一章 温庭筠、冯延巳词名句考论

第一节 “小山重叠金明灭”考论

“小山重叠金明灭”写了熟睡女子刚醒来时蹙动眉毛以及额黄隐约可见的状态,由此可知,这一句全写女子眉毛至额头的面部,与“鬓云欲度香腮雪”写乌黑的头发下垂到如雪的香腮上恰成顺合逻辑,也与词通篇写女性的容貌、行动、穿着、内心活动的主旨相吻合。

—

“小山重叠金明灭”为温庭筠《菩萨蛮》中的名句,录全词如下,以供观览:

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
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新帖绣罗襦,双双金鹧鸪。

此词是温庭筠的代表作品,完整地体现了词人《金荃集》“香而软”的特征。此词又以书写自然明了为世人看好。然而,在长期的流传与解读的过程中,人们对“小山重叠金明灭”一句

的意义却发生了歧解。有人认为此句中的“小山”指“屏山”，许昂霄《词综偶评》、俞平伯《读词偶得》、李冰若《花间集评注·栩庄漫记》等具有代表性。有人认为，“小山”指女子眉毛，因古人有“小山眉”之说，夏承焘《唐宋词欣赏·词的转韵》中所云“开首写额黄褪色”即有此意向，表明“金明灭”绝非“初日生辉与画屏”及“屏山之金碧晃灵”的同位语。周汝昌认为，“小山”即“眉山”^①，与夏承焘持相同观点。还有人认为，此句可有三种解释，浦江清《浦江清文录·词的讲解》如此说：“‘小山’，一谓屏山，其另一首‘枕上屏山掩’可证，‘金明灭’指屏上彩画。二谓枕，其另一首‘山枕隐浓妆，绿檀金凤凰’可证。‘金明灭’指枕上金漆。三谓眉额，飞卿《遐方怨》云：‘宿妆眉浅粉山横。’又本词另一首‘蕊黄无限当山额’，‘金明灭’指额上所傅之蕊黄，飞卿《偶游》诗‘额黄无限夕阳山’是也。三说皆可通。此是飞卿用语晦涩处。”叶嘉莹将浦江清的观点加以引述，最后又加以有选择的否定，还别出心裁地引出了一种新的说法：“因此有人就以为小山指头上一个高起的插梳。”当然，这一条被“我以为不是的”而断然否定。^②最后，叶嘉莹认为：“小山指的正是屏山。”叶嘉莹给我们提供了新的学术信息，但似乎又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结论，这又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吴世昌又有不同于叶嘉莹的说法，在据理以例的基础上，认为“‘小山’，或谓指‘眉山’，或谓指‘屏山’，或谓指画屏上之花景，按各说均误。‘小山’，山枕也”。^③张福勋先生从“贴黄”“描眉”的文化意蕴入手，考证出

① 唐圭璋，周汝昌，缪钺等撰写，《唐宋词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8年，第40页。

② 叶嘉莹著，《唐宋词十七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5-17页。

③ 吴世昌著，《词林新话》，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83页。

“‘小山’即是‘远山眉’样,而‘金’则为妇人之‘额黄’也”。^①

以上所述说明温庭筠“小山重叠金明灭”一句具有耐人寻味之处。温庭筠词句的耐人寻味是词人高度艺术抽象化的结果,体现了艺术素养的大幅提升。而后人从不同角度看出了词句中内涵的不同,是艺术鉴赏能力提高的结果。二者谁都没有错,恰恰相反,均应受到肯定。学人的本能就是要求出真实,温庭筠的如上词句是否就没有定解,或云诸说皆可通呢?回答当然是否定的。然而简单、武断的论述又难以解决问题,因为古人的每一句诗词名句都包含着深厚的文化意蕴,这样就需要作详细的考论。

二

中国古典诗词喜欢以女性作为描写对象。在描写女性时,对各种部位的描画又为重中之重。其中对眉毛的描写可算妙笔多有,这与古人对女性眉毛的看重及女性对眉毛的多番装饰有关。有时眉毛竟成了女性貌美与女性身份的代名词。屈原在《离骚》中称“众女嫉余之蛾眉兮”,与辛弃疾《摸鱼儿》中所称“蛾眉曾有人妒”,以及陈子昂《感遇》诗中所称“层城闭蛾眉”都是典型例证。“蛾眉为伐性之斧”是我们熟知的口头禅。《诗经》中盛赞女性美的诗不少,但以写眉毛之美以代赞女性之美的作品还不多见。《卫风·硕人》赞美庄姜为“螭首蛾眉”是典型的如上所说之作。《郑风·有女同车》赞美姜家的大姑娘“颜如舜英”,命题与上基本相合,因眉在颜上,写颜理应包含着写眉。《郑风·野有蔓草》写“有美一人,清扬婉兮”,有人将此译

^① 张福勋著,《诗的艺术世界》,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53页。

为“有位美女独徘徊，眉目清秀真鲜艳”^①，可见这句诗也在写女性的眉毛之美。相对而言，屈原好以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表达君臣失宠主题，“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②，故在其作品中多写美女。《山鬼》写“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萝。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其中的“含睇”意指“眼睛含情地看”，是对女子局部之美的描写，但还不是对眉毛的专门刻画。宋玉与屈原在此稍有不同，《神女赋》^③写神女之美有“眉联娟以蛾扬兮，朱唇的其若丹”之语，对神女之眉加以如许刻画。曹植的《洛神赋》是由“感宋玉对楚王神女之事，遂作斯赋”，因而受宋玉影响为必然，而且将女性的头发与眉毛合写，出“云髻峨峨，修眉联娟”语。如上创作实际说明，彼时已形成专写美人眉毛局部之美的创作习惯。《玉台新咏》是我国继《诗经》《楚辞》之后的又一部重要诗歌总集，其创作受后者影响为必然。就如上命题作细致查找，可知集中有大量关于女性眉毛刻画。据大致排查，全部作品中，约有六十五处写到不同类型的眉毛之美，占全书七百六十九篇^④的百分之零点八强。因为《玉台新咏》专爱题咏闺情的诗歌，所以将女性当做独立描写对象的作品到处可见。其中，描写女性眉毛的词语明显多于《诗经》与《楚辞》，大略可知有如下：蛾眉、黛眉、双蛾、茧眉、长蛾、长眉、翠眉、秀眉等。写女性之美的赞美之语与女性部位的客观描写结合得也更为紧密。这样，全部诗作可算做一部少见的女性画像册。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将头发与眉毛连写的句子

① 程俊英译注，《诗经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63页。

② 洪兴祖撰，《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2-3页。

③ 萧统编，海荣，秦克标校，《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35页。

④ 徐陵编，傅承洲，慈山等注，《玉台新咏》，华夏出版社，第1页。

也可见到。范靖妇《咏步摇花》写“但令云髻插，蛾眉本易成”，许瑶《咏楠榴枕》写“朝与云髻别，夜与蛾眉连”，王筠《游望》写“愁眉仿戚里，高髻学城中”，何逊《嘲刘谿议孝绰》写“雀钗横晓鬓，蛾眉艳宿妆”，等等，不一而足。更为重要的是，还发现头发、眉毛与额黄合写的句子。大致可知如下：费昶《咏照镜》写“留心散广黛，轻手约花黄”，梁简文帝《倡妇怨情十二韵》写“耻学秦罗髻……生情新约黄”，《戏赠丽人》写“同安鬓里拨，异作额间黄”，《率尔成咏》写“约黄出异巧……疏花映鬓插”，《美女篇》写“约黄能效月，裁金巧作金”，王训《奉和率尔又咏》写“散黄分黛色”，庾信《舞媚娘》写“眉心浓黛直点，额角轻黄细安”。需要说明的是，其中的“黄”即额黄，是古代妇女的面饰，以金黄色纸剪成星月花鸟等形贴于额头上，或于额上涂点黄色。这种妇女面饰盛行于六朝与唐代。额黄又称花黄，即《木兰诗》中所云的“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此处“花黄”为贴，意指“以金黄色纸剪成星月花鸟等形贴于额头上”的面饰，而不是“于额上涂点黄色”。额黄即花黄，又与“花子”基本相同，皆为古代妇女面饰。“花子”事见唐人段成式《酉阳杂俎》，其书认为，这种面饰起自唐武后上官婉儿，目的在于掩盖额头上受损的斑迹。五代后唐人马缟《中华古今注》则认为，“花子”作为妇人面饰起于秦始皇时期，源于秦始皇好神仙，常令宫人梳仙髻，贴五色花子，画为云凤虎飞升。东晋时则有人贴草油花子为织女作做之举。后周又有宫人贴五色云母花子，作碎妆以待宴的行为。但在诗文里所写妇人装饰多为额黄，少见花子。这在前面的诗例中已有展示。然在《花间集》中，出现了“醉来咬损新花子”（和凝《柳

枝》)的描述,可算一例,注者认为,“新花子”为“古代妇人面饰”^①。以上事实说明,额黄作为妇人的面饰,起源很早,但盛行可能在汉魏六朝及唐代,因为在《玉台新咏》中已有较多写女性面饰额黄的例证。另外,《玉台新咏》中未见远山眉的描写,这不等于那时候的人不知道有远山眉一说。旧题葛洪著《西京杂记》卷二就记:“文君姣好,眉色如望远山。”^②这是否为远山眉的最早源头?显然将远山眉的文字描写出现的时间推得太迟是不合适的。因为《西京杂记》的作者,不论是刘歆还是葛洪,他们都是唐朝以前人。

三

唐诗写女性眉毛出现了“山眉”。这在初唐诗中不多见。从宋之问、上官仪及沈佺期的诗中可得以证实。晚唐诗多见“山眉”。查吴融诗可知,《和韩致光侍郎无题三首十四韵》写“山浓两点颦”,《个人三十韵》写“脸横秋水溢,眉拂远山晴”,《玉女庙》写“愁黛不开山浅浅”。上述三例需要在懂知识背景的前提下方可作出判断,因为诗中没有直接呼出“山眉”,而是使用了巧妙的修辞,使诗句更具韵味。吴融诗中还有“眉”与“额黄”合写的诗句。《赋得欲晓看妆面》如是写:“眉边全失翠,额畔半留黄。”这说明晚唐时女性面妆仍然留有以额黄装饰的习俗。唐五代词写“山眉”与唐诗呈现近似轨迹,这在晚唐五代词中可见。温庭筠不说,《花间集》中各家就可见较多。有直呼

① 孔范今主编,《全唐五代词释注》,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639页、第317页。

② 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中华诸子宝藏编纂委员会编,《诸子集成补编》第十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718页。

“远山眉”者，如“一双愁黛远山眉”（韦庄《荷叶杯》），“远山眉黛绿”（韦庄《谒金门》），“不为远山凝翠黛”（薛昭蕴《浣溪沙》），“两条眉黛远山横”（顾夘《遐方怨》）；^①有称“眉山”者，如“玉纤淡拂眉山小”（孙光宪《酒泉子》）；也有写“山眉”采用修辞手法较为美妙生出文雅之句者，如“愁眉翠敛山横”（毛熙震《何满子》）。因《花间集》以女性为主要创作素材，这一点与《玉台新咏》没有多少区别，而在广泛描摹与女性相关的环境及用词点画女性脸谱方面，则是有过之的。表现在衬托眉毛的女性所住室内物象极为丰富，常见的有枕与屏，且在表达时，多与“山”字结合起来。牛峤《应天长》写完女性的“双眉淡薄藏心事”后，就写到“玉钗横，山枕腻”。顾夘《甘州子》五首中，词的末尾均有“山枕”，如第二首词的末尾如是写：“山枕上，几点泪痕新。”第一首《甘州子》写女性室内所陈设的物具时，还写出“屏”的置放状态，与“山枕”遥相呼应，构成完整的室内画面，全词如下：

一炉龙麝锦帷傍。屏掩映，烛荧煌。禁楼刁斗喜初长。
罗荐绣鸳鸯。山枕上，私语口脂香。

魏承班数次将“屏”与“枕”放在很近距离加以描写，只是首例没有以“山”作为修饰语而已。鹿虔扈《虞美人》如是云：“九疑黛色屏斜掩，枕上眉心敛。”阎选作为第二例则“屏”与“山枕”合写：“倚屏山枕惹香尘。”（《浣溪沙》）“屏”又被称做山屏、屏山或小山屏，在这里能够找到较多词例。牛峤《菩萨蛮》云“画

^① 赵崇祚编，李保明等注评，《花间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